PL
2705
A557
1777
v.3

太古堂集

關中張[illegible]文帝甫著

易用序

余為諸生時治易知其微言奧義固不可得而

窺也然而定吉凶示悔吝近取諸身則鎮要會

至物實無求而不得無處而不當則對十人十

用之也大人非聖人又烏能用易哉上古之[illegible]

[illegible]

式古堂集

關中張雲翼又南甫著

易用序

余爲諸生時治易知其微言奥義固不可得而窮也然而定吉凶示悔吝近取諸身則雖至變至精實無求而不得無處而不當則貴于人之用之也夫人非聖人又烏能用易哉上者全用之下者偏用之故以之窮神知化體天地類萬

物而易可用卽于一時一事而隨以反身自察易亦未始不可用是知易果無方也原聽人之隨量推取而初不以廣大幽深沮人之畏而不敢用也前年余提師于閩閩爲理學之邦宋儒往矣去世未遠而甚近其居者必多註易之人乃于連江得陳修甫易用一書而深有合焉其書詳採衆論而自抒獨見于朱子本義多所互證並于周邵諸儒折衷其說以準于用其不曰

用易而曰易用者固明易之爲用而欲人之隨時隨事以易爲用耳余因憶當在卿班仰見
聖天子神謨廣運亂逆旣平乃益勤恤民隱宵旰治安是其體天行健固克用乾者也余之至闇實出典兵會爲
臨軒說乾以命之夫兵陰象也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旣統有五陰惟分乾之一陽而以剛克之則丈人在中而吉是說乾卽說師矣余固不能用師者也遭逢

盛世雖無事出律而利執之寧不當思所容民畜衆以上承天寵乎是則余即不能用師而隨時隨事又未嘗不欲心焉用之也故讀修甫書而有合焉因爲之序欲告夫天下之畏沮于廣大幽深而不敢用易者

史要序

史以備勸懲而是非予奪則讀史者亦並有其權然是非準于公予奪從其大則尤貴得其要也余嘗謂作者有三長而讀者實須之考核尚乎學評隲尚乎才就其閎鉅關鍵獨挈治亂興亡之機則更尚乎識爾余蚤歲嗜史間取其一行一事輒攄其管窺衍而爲論自入政府典封疆仍昕夕覽觀以期達于事功雖勉如王益柔

之終篇亦不遑爲范淳夫之每條論斷矣然二十二代之大綱領大竅會未嘗不心得之也前年徵聞之文獻于甌寧知楊子在中今楊子已没聞其著述等身而史要一書尤足以見其之學之才之識之長也其書歷代以世綱爲主而唐虞三代之事則本于經天下以正統爲主而分裂則從南北紀事以君爲主而后妃朝臣則附見君以統體爲主而大機括則特爲發明凡

用人行事人有重輕以輕從重事有大小以小從大治亂興亡有源流詳其源而畧其流所謂要者誠得其要矣而又代約數語以爲斷是非予奪儼然與開局執簡者埒其權故曰有愚夫愚婦之眞心卽可以昭華衮斧鉞之信史然則讀史者更必自正其是非予奪之心而後可以是非予奪乎人余又因是以知楊子之心不徒之學之才之識也矣

陳達卿語錄序

惠安去清源數十里余嘗往來螺山之陽求其近代之賢知有陳達卿氏它日得其語錄抄本即爲卒業慨然如見達卿之爲人夫人習聖賢之書率不體聖賢之言見于行事即逞其才智以著書立說又多競爲新奇可喜之論以爲古人所未發其弊也不離經叛道而成詖淫邪遁不止顧安得祖龍之火一燔之而稱快也今觀

達卿之書語語皆原本聖賢或爲取譬或爲引述總欲人以義命自安如皆古人所已發別無新奇可喜而道德性命之精修已治人之法都不踰此抑言心聲也出乎性情亦盡不能勉强也余雖不悉達卿之立心行事並未備觀其所著之書而一斑可以識豹一毛可以辨鳳則其人之文詞必不至于離經叛道而其人之品誼亦必以義命自安知體驗于聖賢斷可知矣余

故慨然如見之也爲序而傳之

刊行痘疹慈航序

今國家景運熙隆仁化翔洽老老幼幼之政行而人無阽危夭札之患可謂盛矣攷于邃古六十以上君所養二十以下君所長然尚齒引年養之上下庠東西序左右學所以老老者代有典而幼幼之制若未詳聞非先王之略也先王于天下實父母也匹夫匹婦皆得遂所生而恩勤慈育亦各得父母其所生其時又元氣調和

陰陽弗沴故生齒維繁而罔虞其折奈之何有殤于痘者當亦先王之所大不忍也痘于幼呼吸壽夭之關也受于先天非風寒暑濕不謹而自致之疾于幼乎何尤且自有逆症不可治之說即稱良醫者或主清凉或主解毒或主溫補執其一偏而痘以不可治而殤亦或以誤治而殤生齒雖繁而殺于庸醫者復不少則又刀圭盐之慘也余實有憫于中久矣茲得丹徒喜順

恒手抄爲歐陽諫議所布慈航一書立論既確斟酌藥味無不精晰接治之所在奏效誠嬰兒苦海中一大寶筏也余復于温陵付之剞劂氏因思

聖天子存恤高年鄉飲酒外寵賚有加前年

頒恩詔各直省皆計數給帛及米肉有差老老之典軼美往代而元氣既盈宇宙林林總總各遂所生即痘之一阨循是書而流傳之海以內家習戶曉俾生齒皆壽不殤其于幼幼

之政庶幾有贊助云

然齋詩序

詩言志實與政通雅頌歌于朝廟而十五國風皆諸侯采之太史陳之列于樂官以考其風俗美惡政治得失則知非一已自適者之所爲善乎先正之言曰苟非已之急務有關于天下國家之故作之無益不如不作此刪後無詩之說也然觸物寄興亦具性情比類屬辭足寫忠愛又豈無以抒其志哉余守土在平海恒晉諸生

與校制義若池子仁巖余既得之帖括中未知其爲詩人也今秋登賢能書乃出其存草相質余因思士實有志而宣于諷詠唱嘆間者當其未遇則猶古昔鄉黨閭巷之歌謠雖不貢于天子固所謂風也及其釋褐策名穆如之音矢于梧鳳其猶朝廷郊廟之篇所謂雅也頌也由池子之詩論池子之志其于天下國家之大必將有合而出其所蘊以通于政余之期池子者實

自此遠矣池子爲清源名彥讀書秉時而以然名齋如泉如火擴克無盡是余之期之者不即其所自期乎池子洵能抒其志者哉因喜而爲之序

甌寧縣學宮疏序

余以九卿銜 命帥閩計六載於玆入 覲著再皆取道富沙皇華靡及未暇留憇惟從舟中四望碧水丹山秀拔廻繞不禁喟然歎曰佳哉偉麗之鄉今春 覲回以校諸將士騎射始得停驂一宿館舍凭高遠眺山川城郭悉在目中洵上游一奥區也詰旦啓行彼人士環車而請曰甌寧黌宮地處卑下頻罹水患父老子弟議

欲遷之歲有其願矣謀卜爽塏得舊衞基址幸有其地矣令長師帥申請撫軍轉咨內部允令改建復得其請矣惟是鳩工庀材爲費不貲幕府經文緯武願加意焉乃挾一册而乞言於余余惟庠序之地人才之所從出也　聖天子重道崇儒度越百王乃尤於庠序爲殷殷內而辟雍外而頖水莫不所在修飭以嚴禋祀而勵絃誦葢以唐虞三代之治治天下而深求乎其本

也則凡大小臣工承流宣化所以佐　盛治而
興士類者皆其職之所當盡今富沙夙號名邦
爲宋儒講學之地家習詩書俗尚忠信考亭西
山之遺澤猶有存者顧鄖邑學宮逼處湫隘俾
陽侯之虐得加諸俎豆之塲祟祀弗虔肄業無
所宜彼人士之皇然以請也余思一時同事諸
君子大者光明俊偉次亦恪恭乃職慮無不以
振興文教樂育人才爲已任者則是舉也雖費

且後亦可以旦夕觀厥成矣行見此邦之文章事業彬彬濟濟與山川之美互相映發於以佐
盛世文治化成之隆將必有賴焉是爲序

心航山疏序

余于閩入　覲往返皆經浙之清湖宿心航山愛其峰色湖光松濤竹浪稱勝槩焉夫山以航名實由心造當其踞巔不忘操舟水哉水哉其知者所樂多于仁乎且山靜水動而航于其間浮波則類知而藏壑又似乎仁然而道不廢動率以靜先即如廣成子所謂抱神正形無窮無搖之說苟通其旨可以希聖可以學仙羽士程

謌山于航學仙者也將濶大其山亦如其心之量特來嶺海持疏求余序余固儒者偶有觸乎仁知于山識靜于航識動于航山識心之動而靜惟動靜一歸于止則仁知合而心體亦已全即它日謌山歸卧航中更淸神以靜心由是而篤中南之漆船泛太卑之鐵舫實無非以心相造而凡有是心者當亦靡不思航山而與起矣寧徒爲其峰色湖光松濤竹浪點染勝槩已哉

遂書其疏

奕慧續集序

余觀昔之談奕者多引兵家以爲喻後有好事家復作棊經十三篇以擬孫子可謂曲盡故夫奕之行路三百六十而餘一猶大將之居中握奇也奇偶踈密猶兵家之八陣六花也行立飛斜猶兵家之步伐止齊也綽約嶭毅猶兵家之坐作擊刺也至於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則尤相脗合是以名將必知韜畧而國工必循繩

墨溫陵蕭子燕公以善奕鳴余於克詰之暇觴咏而外間亦觀其角技以爲娛運思注目望之若木雞然一日以奕慧續集問序於余余不善奕姑言其合乎行兵者且蕭子前此有刻譜問世矣前譜倚蓋諸變也茲譜星勢諸變也昔劉裦得作觀棊歌有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此蕭子之前譜也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此蕭子之續譜也合兩譜觀

之而奕之能事畢矣余閱之而益暢然於兵機
也舍是果無以爲制勝之道云

壽王制軍序

丁卯夏七閩制府內召貳司寇政　天子以兩江制府移節於閩令浙東西咸歸統宇之中旣入管內則奉赫濯之靈布彰癉之條時予以提督軍務先數月受事欣承我純嘏王公棨戟責臨儀型日近如宵行者望蟾光而適越裳者睹指南也如測七政於璿璣而辯經宿以河漢也如泛巨濤者颺清颸之習習而涉巖巘者極岱

華之觀也則未嘗不私心額手也旣而公恢濶
雅度不我鄙遺有所舉措輙賜諮諏因以畧陳
固陋藉免覆餗于是益嘆公之德之盛而稔公
之謀猷經濟實有本原卽古今名公卿之間未
易一二見及讀其東山諸集若奏議之懷到精
詳有因時應變之機權序記吟咏或關政教或
寓性情而大者尤能翊揚 聖謨宣暢億萬姓
愛戴之隱使一時賡舉垂諸無窮佐左右史之

記錄不逮洵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矣余惟三才之道一而已矣在天垂象則有日星雲漢之昭明在地成形則有山川草木之附麗在人爲心則有文章事業之顯榮然而立言立功人所難兼惟公道備厥躬祿位弁隆名壽俱茂合符昔人立德之語葢無不沛然有餘蘊可以知公之得天者獨優而要自其忠誠體國之念有以感洽于上下之間他日金甌佇卜霖雨

四海其所建樹表著輝映千古非但如今之景
行仰止而已又可知也孟夏下澣值公嶽降之
辰余不文竊附開籠繪圖之後摛詞侑爵以伸
躋堂之誠且俾聞公之風者知多福之有自云

壽施靖海序

今上御極彔兆攝提格之歲余奉 臨軒命督陸師於閩閩瀕大海先是琢公施公有平臺灣勳譽望崇赫余喜有同舟誼將得亟見之公雖督水於廈門而淸源紫帽間實爲公閥閱所余以陽月莅温陵甫過蔡忠惠萬安橋公卽出城郊勞見各歡甚不啻如古人班荆傾盖者然追抵署相往還共杯酒余於座間聆公談則霓吐

虹凌而聲震萬鈞睎公姿則麟標鳳采而氣雄一世每退語客曰瞻公福相洵壽徵也公於臘杪復往視事於廈門余亦送之郊執袂留連若難為別者因念揆分之雅久欲致一言為公頌矣越歲如月望日屆公攬揆辰余乃謀為頌以壽之客曰公有功 國家臺灣之役實公碩膚請即以是頌余應之曰此壽國壽身之說必有能言者且數言之余可不以是頌也客又曰

公以提帥晉茅封爲將軍兼領保傅崇銜而綿
遁世之庥請卽以是頌余應之曰此馭貴馭富
之典余雖不才亦謬受券節之恩得隨於公後
余更可不以是頌也曰然則何頌乎曰余爲之
觀天而得於星焉星之以壽曜稱者亘于南極
王帳武庫躔次相輝且由溟渤以南雖未至于
濮鉛而公旣鎮厦門控臺灣是居乎內地之南
極以應星之南極更爲符合固一壽徵也抑公

督水余復得於海焉受朝宗浴日月浮漢週垠實涵萬象而其中十洲三島方壺圓嶠長生者多居之葢翕納其沄洋混濛之氣以滋養元神得與造化相流通而齊其筭故證仙者于海而求仙者亦于海公旣平海即建牙秉鉞于海海未有不樂效其靈氣以供公之翕納而長生焉又一壽徵也余將以是頌之至公之勲名藉藉人口者何俟余言乎客曰善遂書其語于錦自

溫陵馳獻廈門爲公一觴侑

壽王制軍序

聞之書曰天壽平格詩曰樂只君子眉壽無疆余因以知士君子位躋卿尹以光輔我邦家自畯假皇穹而坐臻修算固未有艾也且所謂壽者非僅以籛鏗偓佺之年也人臣而能敭歷中外亮釆惠疇謂之壽國能蕃宣屏翰登黔黎于袵席謂之壽民能德懋官功懋賞爲君股肱文傳金石勲銘鍾鼎謂之壽世此士君子之壽考

關于國計民生豈熊經鳥伸修稱長生之術已耶今海內清晏 聖天子宵旰厲精以察吏安民爲政本謂大法小廉化行自上故外臺清選疇咨廷議外斷以 宸衷而制使爲尤重非通才不足以籌機務非介節不足以厲官方非內經緯外精嚴不足以揆文教而奮武衞葢鄭重其人將以固疆圉風有位子元元胥天下登于春臺壽域間誠甚盛事我人岳王公位以才峻

藹以德尊詩書所稱殆兼之矣公為黃牓甲族簪組世其家蓬海罘峰山川輿衍以故靈秀鍾公鴻才鵲起早為蘂榜異人筮仕版曹主積貯珠苞玉粒紅溢太倉而軍國之儲以裕浸假分巡巴蜀秉憲松威兩川兵燹餘入民凋瘵公飭諸守令畫勞徠生聚之方示與民休息至意迄今冉駹邛筰之區峴碑棠舍猶頌功德不衰居無何榮膺內名特擢大鴻臚舉凡朝會覲饗五

禮五瑞之儀及屬國來王獻琛共球之典公率
諸寮寀寅恭儐贊罔不魚魚雅雅夙夜祗承虞
廷拜颺不是過也載晉秩宗典三禮奉常郊廟
風雨駿奔暇或考正樂章用以洽神人和上下
所謂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非耶會江右撫軍需
人 上乃授公節鉞開府洪都且 臨軒命之
曰大吏爲庶司表率宜從容鎮靜潔己愛民無
負朕命往欽哉公稽首颺言曰謬承 皇上重

寄敢不矢精白以共厥職但撫綏繁劇入境後
願先釐其大者一稅斂之苛征宜革也一訟獄
之苞苴宜禁也一試士之竿牘宜嚴也三弊除
而大綱舉然後臚其條目以次貫行務期盡利
乎民而止敢云報國盡臣心焉耳 上大嘉悅
復體公服官簡淡計其道里資斧錫朱提者千
在廷爭艶之而公单車就道泊如也無幾何復
有閩浙制府之命說者謂公不朞歲兩晉上卿

玆按部豫章甫三閱月席未暇煖而乃絲綸叠至巍秩崇登何遇之隆乎余曰噫子但知公遇之隆而不知公之有以隆其遇也公以邃學宏才清忠亮節受知於 至尊者深故舉東南半壁倚元老爲金湯誠古今異數而公之位益峻望益尊仔肩益重吾知其必大有造于兩省也葢閩越皆濱海壖島鯨鯢雖云底定然失其拊循或挺而走險保無有萑苻蠕動者乎則封疆

之待公鞏固者一自耿逆豕突後閭閻蹂躪田
卒汙萊編氓之疲苶滋甚迺荷 皇仁蠲恤民
氣少甦則億兆之待公噢咻者二寇氛之餘四
民廢業澤宮鞠草尤愍焉傷之則士志之待公
鼓舞者三庶官百職黜陟幽明此考績之鉅典
也然貪墨敗檢者固宜錯而墜諸淵而簠簋自
飭者尤冀舉而加諸膝也則官常之待公激揚
者四抑懷瑾握瑜巖棲穴處之士寥寂淪草莽

豈翳無人而鄉曲錚錚孝義節烈者又風化所儀型也非公孰從而旌之若夫奸吏舞文元憝肆虐蠹國蠶民者非公孰從而殛之則彰善癉惡之待公於變維新者五凡此皆閩越之人士所引領而望公之來者也乃公甫下車月吉所頒大率儆官箴清蠹弊問民疾苦如數螺列炬洞幽晰微靡不入輿情而中其隱黃孺穰穰扶杖觀風咸欣相謂曰今而後得遊光天化日中

矣於都哉公雖莅政伊始而仁聲良法已駸駸兆見于斯行將出平生偉抱並奏對乾清三語炳炳烺烺則舉西江未展之猷爲全力以治閩越吾知閩越民必蒙其完福實我　皇上知人睿聖如持左劵也則繇是奏第一治平延登晝省而中臺而政府佇目俟之昔漢王子淵作聖主得賢臣頌人讀其文謂有臺閣氣晉王茂弘識度淸遠其未爲相日見者稱之曰江左敬仲

蓋瑯琊世望代有傳人則曳履槐堂特公家故
物耳憶疇昔承乏京華得偕鷺序茲出典五兵
同官閩海復幸時奉規隨則驤首王路矢志協
恭於以上報 一人知其濟尤有同心也茲屆
菊秋上浣之吉爲公攬揆辰因思公忠足以壽
國澤足以壽民功業文章尤足以壽世聊綴蕪
詞用以效遐齡之祝若夫茹芝服氣餌玉引年
則方外幽渺之談非吾儒奉觴爲壽意也遂挹

清源之泉遷進三山之一爵

壽興制軍序

嘗聞之日星河岳與天同闢者也其來無始其算亦無億惟文武憲邦之大臣似之大臣鍾乎間氣而當三才之中上符于象下萃其靈故其生也不偶其出也有為外而蕃宣作屏內而鼎鼐調元莫不為帝賚星精嶠起捧日河清岳麗其所資于相天之功亦甚神是知大臣固與國同體實如日星河岳與天相終始而不第雲雨

雷風匼匼造化彰施之迹也如我子延與公洵其人與公毓中和之氣以名世應運自握蘭畫省歷建豸節洊登樞府其遷擢之速皆謂 聖天子知人善任鷙爲異數而不知公治功之神亦稱是蒼梧之鎖鑰既固梁州亦望風澄清荆楚頌保釐者日徹于 宸聽畀之節制閩浙是稔其剛方明決之槩以敷經緯之猷亦必神前年公至余趨三山灸其風裁退而嘆其有似于

名公之率俾也曾爲文以壽公今嵗辰復届因計公莅止甫踰嵗餘而兩浙七閩凡在管內者庶官悉已治四境悉已肅四民悉已安其政化之神不惟有似于古大臣之蕃宣作屛者而且通于天矣夫天君也方今　聖天子宵旰勵精健若乾行而四表既格俱在覆幬之中其大實如天公于南邦風猷蚕圉亦有此相天之神功夫且入近　九重調元贊化余故擬其爲日星

河岳耳淮南子謂日爲天使星者天之所期而
河又上應天漢岳則首稱天孫也其理元貞其
氣悠遠其數難老誠與天同關如國家之有宗
臣若夫雲之澤雨之暨雷之動風之散雖皆天
之功臣而天乃時用時置隱見無常惟日星經
乎上河岳紀于下特以久聞故衍爲介祝之辭
載進爵于公焉

壽卞撫軍序

中丞事權埒于冢宰卽御史中執法與尚書令司隸校尉稱三獨坐建節于外則提舉邦憲糾轄周行亦卽古所謂監于方伯之國者也攷唐以前以刺史爲開府而唐以後則用節度然皆出自蘭臺以巡省而任撫循秩位甚崇我　國家監古立法則多由藩臬膺臺院兼銜以往蓋臬主廉察而藩專旬宣凡政刑財賦吏治民俗

之俱習而後居都府總諸事事無有不治制甚善也如我令之下公蚤歲負有經緯具開濟之能久在 帝心當其歷踐清華執法外臺所在風紀以振訟獄皆平 天子嘉乃績未幾即特命躋紫薇行省作左伯承流化行度支既裕又未幾即復奉 簡畀塡撫七閩爲中丞開府方公未至閩之百職皆戄然洗滌畏公嚴明素能激揚清濁閩之數百萬戶則又羣焉喜待公

以遂長養而公甫至捋其積蘊式煥新猷故貪
邪解組闔扉無寃滯豪滑干治者悉鼠竄去則
自公爲觀察時蚤知有此淸肅也凡　朝廷德
澤禁令一時宣下于有司而諸務犂興以至郵
傳鹽筴軍餉邊備之事罔不釐然經其久遠則
自公爲方岳時又蚤知有此規畫也無不舉之
政則已無不察之吏不安之民敭歷有素則治
行自速視古中丞之職事半功倍余是以嘆

國家官制之良而實服公洞達之才敷治之敏也豈惟今日哉公以鳳毛之彥夙有偉望方尊大人先生總樞滇黔先襄壯曾共勷厥勳與爲協好余弱冠在京班亦稔公克副庭訓必能濟美今公果建節府樹六纛以公家世擬　九重之異數且將晉公秩總制數省卽復以中丞開府者一轉移而經紀之當亦無不朝施而夕訖也茲因届公弧辰思所以侑觴者又有取于傅

咸中丞之箴曰煌煌天文衆星是環夫天實不
老而躔次附麗其算並無億是中丞者固與天
爲通與　國爲壽者也公其進爵哉